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十六

史部

吳志卷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張紘

子玄玄子尚

嚴畯

裴玄

程秉

徵崇

闕澤

唐固

薛綜

子翊

瑩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都

吳書曰紘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

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閻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

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

不就

吳書曰大將軍何進太尉朱雋司空荀爽三府辟為掾皆稱疾不就

避難江東孫策

創業遂委質焉表為正議校尉

吳書曰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

人從征討後呂布襲取徐州因為之牧不欲令紘與策從事追舉茂才移書發遣紘心惡布恥為之屈策亦重惜紘欲以自輔答記不遣曰海產明珠所在為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

從討丹陽策身臨行陣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謨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宮留為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

吳書曰紘至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材略絕異平定三郡風行草偃加以忠敬疑誠乃心王室時曹公為司空欲加恩厚以悅遠人至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辟紘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後以紘為九江太守紘心戀舊思思還反命以疾固辭

曹公聞策薨欲因喪伐吳紘諫以為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

公從其言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

紘輔權內附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

吳書曰權初承統春秋方富太夫人

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數有優令辭謝付屬以輔助之義紘輒拜賤答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紘以破虜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勲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

有紀頌以昭公義既成呈權權省讀悲感曰君真識孤  
家門閥閱也乃遣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  
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初琅邪趙昱為廣陵太守察紘  
孝廉昱後為笮融所殺紘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  
絕滅及紘在東部遣主簿至琅邪設祭并求親戚為之  
後以書屬琅邪相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權  
間而嘉之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遙領所職  
孔融遺紘書曰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  
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勲也無乃李廣之氣循髮益怒樂  
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  
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為愁歎耳道  
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權以紘有鎮守之勞欲論功加  
賞紘厚自挹損不敢蒙寵權不奪其志每從容侍燕微  
言密指常有以規諷江表傳曰初權於羣臣多呼其字  
惟呼張昭曰張公紘曰後權以紘為長史從征合肥  
東部所以重二人也

後權以紘為長史從征合肥

吳書

曰合肥城久不拔紘進計曰古之圍城開其一面以疑衆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誠懼并命戮力死戰之寇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其變權率輕騎將議者不同會救騎至數至圍下馳騁挑戰

往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紘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勳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為威耳

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不行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

江表傳曰紘謂

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獻帝春秋云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即有警急赴救為難將軍無意屯京乎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備曰蕪湖近濡須亦佳也權曰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臣松之以為秣陵之與蕪湖道理所校無幾於北

侵利便亦有何異而云欲闖徐州貪秣陵近下非其理也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而此獨云權自欲都之又為虛

錯

令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

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

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

周禮太宰職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

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



七曰廢以馭其罪  
八曰誅以馭其過

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

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疊巧辯緣間眩

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敘其所由來情亂

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

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

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紘著

詩賦銘誄十餘篇

吳書曰紘見栴榴枕愛其文為作賦  
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

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  
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

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絃既好文學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絃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

子立官至南郡太守尚書

江表傳曰立清介有高行而才不及絃

立子

尚

江表傳曰稱尚有俊才

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為

侍中中書令皓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勅使學之後

宴言次說琴之精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

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皓意謂尚以斯喻已不悅後

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為詰

環氏吳紀曰皓嘗問詩云汎彼栢舟惟栢中舟乎尚

對曰詩言檣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尚對曰大者有禿鶩小者有鷦鷯皓性忌勝已而尚談論每出其表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以方誰尚對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皓云尚知孔丘之不王而以孤方之因此發怒收尚尚書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罪尚得減死

送建安作

船久之又就加誅初紘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並與紘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各早卒

嚴峻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為騎

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肅卒權以峻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衆人咸為峻喜峻前後固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

林志

曰權又試峻  
騎上馬墮鞍

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為吳王及

稱尊號峻嘗為衛尉使至蜀蜀相諸葛亮深善之不蓄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充廣陵劉穎與峻有舊穎精學家巷權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略為零陵太守卒官穎往赴喪權知其詐病急驛收錄峻亦馳語穎使

還謝權權怒廢峻而穎得免罪久之以峻為尚書令後

卒

吳書曰峻時年七十八二子凱爽凱官至升平少府

峻著孝經傳潮水論又與

裴玄張承論管仲李路皆傳於世玄字彥黃下邳人也亦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與玄相反覆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游處登稱其翰采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變命為長史權聞其名

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黃武四年權為太子登  
娉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  
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  
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為  
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  
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  
賴於傳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  
餘言秉為傳時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云

吳錄  
曰崇

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內術本姓李遭亂更姓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從學所教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所交結如丞相步騭等咸親焉嚴峻薦崇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為師初見太子登以疾賜不拜東宮官僚皆從諮詢太子數訪以異聞年七十而卒

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思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察孝廉除錢唐長遷郴令孫權為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澤為尚書嘉禾中為中書令加侍中亦烏五年拜太子太

傳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  
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為制行出入及見賓儀  
又著乾象厯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  
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官府小吏呼  
召對問皆為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  
然所聞少窮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為美澤欲諷喻以  
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初以呂壹姦  
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為宜加焚裂用彰元



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

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

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類也

吳錄曰虞翻稱澤曰閹生矯傑蓋蜀之揚雄又

曰閹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初魏文帝即位權嘗從容問羣臣曰曹丕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諸卿

以為何如羣臣未對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沒矣大王勿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為丕此其數

也文帝果七年而崩臣松之計孫權年大文帝五歲其為長幼也微耳

六年冬卒權痛惜

感悼食不進者數日澤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亦修身積

學稱為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

為吳王拜固議郎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

年為尚書僕射卒

吳錄曰固字子正卒時年七十餘矣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

吳錄曰其先齊孟嘗君封於薛秦滅六國而失其祀

子孫分散漢祖定天下過齊求孟嘗後得其孫陵國二人欲復其封陵國兄弟相推莫適受乃去之竹邑因家焉故遂氏薛自國至綜世典州郡為著姓綜少明經善屬文有秀才少依族人避地交州

從劉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為五官中郎除合浦交趾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都守謁者僕射西使張奉於

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  
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苟身虫入  
其腹

臣松之見諸書本苟身或作句身以為既云橫目則宜曰句身

奉曰不當復列君

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  
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

江表傳曰費祿聘于吳陞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祿  
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祿問曰蜀字云何恪曰  
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祿復問吳字  
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與  
本傳不同 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繼岱者非其上疏曰昔

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趾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為交趾任延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為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

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趾糜泠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為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僕體不以為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醜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為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鸚鵡翡

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  
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  
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覩其好髮髡取為髮  
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為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過  
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為妻父周京作主人  
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  
猶迫彊萌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眾攻府毒矢射  
萌萌至物故交趾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

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彊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為隙兵弱敵彊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為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為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為恭服所取相怨恨遂出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鉏治綱紀

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平討  
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  
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  
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  
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為亡叛逋逃  
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畧智  
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  
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



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  
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恩黃龍  
三年建昌侯慮為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為長史外  
掌衆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賊曹尚書遷尚書僕射時  
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夫帝  
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  
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  
之福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季由

斯喜拒以無所取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勿頸  
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  
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犬羊無政往必禽克  
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垆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  
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  
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城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  
洪流滉漾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

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惟陛

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

則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乙

未權勅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榮

爛權曰復為兩頭使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衆咸

稱善赤烏三年徙選曹尚書五年為太子少傅領選職

如故

吳書曰後權賜綜紫綬囊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權曰太子年少涉道日淺君當博之以文約之以

禮茅土之封非君而誰是時綜以名儒居師傅之位仍兼選舉甚為優重六年春卒凡所著

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

傳於世子珣官至威南將軍征交趾還道病死

漢晉春秋曰孫

休時珣為五官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珣弟瑩字道言初為祕府中書郎孫休即位為散

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為左執法遷選曹尚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皓追嘆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獻詩曰惟臣之先昔仕于漢奕世綿繇頗涉臺觀暨臣父綜遭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毀亂適

茲樂土庶存孑遺天啓其心東南是歸厥初流隸困于  
蠻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拯擢泥汙釋放巾  
褐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遂升機樞  
枯瘁更榮絕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  
存足止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明  
聖嗣至德謙崇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  
忠洪恩未報委世以終嗟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  
託綜遺體過庭既訓頑蔽難啓堂構弗克志存耦耕豈

悟聖朝仁澤流盈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拔被以  
殊榮珣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草揚聲及臣斯  
陋實闇實微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宮繼世荷輝  
才不逮先是忝是違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追悼亡臣冀  
存遺類如何愚庸曾無髣髴瞻彼舊寵顧此頑虛孰能  
忍媿臣實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論父子兄弟累世蒙  
恩死惟結草生誓殺身雖則灰隕無報萬分是歲何定  
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皓令瑩督萬人往遂以多盤石

難施功罷還出為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皓追聖谿事  
下瑩獄徒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  
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  
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  
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部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  
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胎薛  
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  
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為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



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為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乎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悽悽為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復恨晤遂召瑩還為左國史頃之選曹尚書同郡繆祿以執意不移為羣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既拜又追以職事見詰責拜長陳謝因過詣瑩復為人所白云

祿不懼罪多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祿下獄徙桂陽瑩  
還廣州未至召瑩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  
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  
勳天紀四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馬佑王渾王濬請  
降其文瑩所造也瑩既至洛陽特先見敘為散騎常侍  
答問處當皆有條理

干寶晉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

侯臣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

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

王隱

晉書曰瑩子兼字令長清素有器宇資望故如上國不  
似吳人歷位二宮丞相長史元帝踐阼累遷丹陽尹尚  
書又為太子少傅自  
綜至兼三世傳東宮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  
有以也嚴程闕生一時儒林也至峻辭榮濟舊不亦長  
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為吳良臣及瑩纂蹈允有先風然  
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吳志卷八

吳志卷八考證

張紘少游學京都○宋本無少字

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何焯曰漢書地理志會稽但有西部南部都尉趙明誠金石錄有永平八年所造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在未分吳郡之前蓋班書略之也其居是官者惟紘見于史焉

注宜有紀頌以昭公義○公義元本作公美

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闇疑作諳

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注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

○元本作嘗與孔融書自書

玄子尚注江表傳曰稱尚有俊才○曰字疑衍

皆追以此為詰注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  
請罪尚得減死○宋本作叩頭請尚罪得減死

闕澤官府小吏呼召對問○宋本官府作宮府

薛綜召綜為五官中郎○元本中郎下有將字

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  
臣浩按自錫光任延

至此時尚未及三百年此云四百餘年疑誤

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除

一本作餘

臣龍官

按文義似謂州縣之中猶存禮化

除此之外則嫁娶由己不由父母也作餘非

不為恭服所取相怨恨○冊府所字衍取作輒

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監本脫海字今添

頗涉臺觀○涉疑作陟

吳志卷八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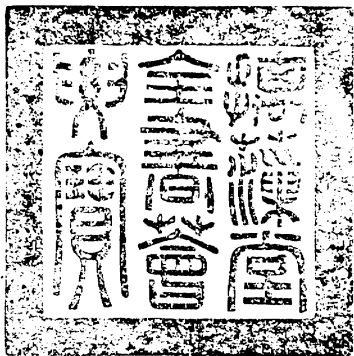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七第一頁前五行注弟子奮刊本脫弟子  
二字據本傳及目錄增

卷八第五頁後二行後問孤飲酒以方誰據毛本  
以作可

第七頁前七行摘尚書刊本尚訛商據明監本改  
第七頁後五行追思論講刊本思訛師據毛本改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王應璧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吳志

卷十九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十七

史部

吳志卷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周瑜 魯肅 呂蒙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為漢太

尉謝承後漢書曰景字仲鄉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察孝廉辟公府後為豫州刺史辟汝南陳蕃為別駕

也李膺荀綰杜密沛國朱寓為從事皆天下英俊之士也稍遷至尚書令遂登太尉張璠漢紀曰景父榮章和

世為尚書令初景歷位牧守好善愛士每歲舉孝廉延請入上後堂與家人宴會如此者數四及贈送既備又選用其子弟常稱曰移臣作子於政何有先是司徒韓續為河內太守在公無私所舉一辭而已後亦不及其門戶曰我舉若可矣不令恩偏稱一家也當時論者或兩譏焉

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

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

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瑜還

頃之袁術遣從弟胤代尚為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

術欲以瑜為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為居巢長欲假

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

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

江表傳曰

策又給瑜鼓吹為治館舍贈賜莫與為比策令曰周公瑾英雋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陽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

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穀長項之

策欲取荊州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

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

江表傳曰

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壻亦足為歡

復進尋陽破劉勲討江

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

臣松之案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

夏瑜之所鎮應在今巴丘縣也與後所平巴丘處不同

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

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眾事

江表傳曰曹公

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任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

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荊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土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戰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十一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還備官亭江夏太守黃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



入柴桑瑜追討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春權討江夏瑜為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懼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

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

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江表傳曰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

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

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

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  
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  
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  
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  
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  
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  
德決之臣松之以為建計拒曹公實始魯肅于時周瑜  
使鄱陽肅勸權呼瑜瑜使鄱陽還但與肅閣同故能共  
成大勲本傳直云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瑜擺撥衆人  
之議獨言抗拒之計了不云肅先有謀殆為懷肅之善  
也時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  
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  
普等與備併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衆已有疾

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

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為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衆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意未解耳

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為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口勅曰但恐汝詐耳蓋若信

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

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

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項之煙炎

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

江表傳曰至戰

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

赤慢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

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使衆兵齊聲大叫曰

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

烈風猛往船如箭飛絕燭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砦

瑜等率輕銳軍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退走

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

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

吳錄

曰備謂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糧多足為疾害使張益德將千人隨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為從夏水入截仁

後仁聞吾入必走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瑜以二千人益之

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

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

馬櫟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

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退權

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瀏陽州陵為奉

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

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擧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



事也。亡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躡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

臣松之案：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丘名同，處異也。時年三十。

六權素服，舉哀感動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衆事費度一為供給。後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

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程普不睦

江表傳曰普頗以年

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叙濶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

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  
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劉備之自京  
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  
送之大宴會叙別昭肅等先出權獨與備留語因言次  
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畧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  
久為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書與  
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  
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譖之及卒權流  
涕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瑜少精意  
後權稱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瑜少精意  
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  
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  
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都

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黃龍元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為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膂出為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荆莫不賓服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

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  
苗裔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于宗廟傳于無窮欲使功  
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  
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  
況於瑜身沒而未久而其子胤降為匹夫益可悼傷竊  
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為胤歸訴乞勾餘罪還兵  
復爵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答  
曰腹心舊勲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少

初無功勞橫授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脗也而脗恃此酗淫自恣前後告喻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脗成就豈有已哉迫脗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愆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隲表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脗病死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為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

子護為將權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乎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為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

結定僑札之分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

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

吳書曰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為奇計天下將亂

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彊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為相逼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

留家曲



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揚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  
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  
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衆萬餘處地肥饒  
廬江間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  
不可失足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  
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住  
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  
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秘

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勢當其厯數終  
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騫之秋吾方達  
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  
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見  
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  
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  
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  
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

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云肅年少麤疎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

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

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荊州晨夜兼道北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彊固勸備與權併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

臣松之案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謀又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亟

聞肅言矣而蜀書亮傳云亮以連橫之畧說權權乃大喜如似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會權得曹公欲東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載述之體也

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

魏書及九州春秋曰

曹公征荊州孫權大懼魯肅實欲勸權拒曹公乃激說權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并袁紹兵馬甚精乘戰勝之威代喪亂之國克可必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將軍家詣鄴不然將危權大怒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即有他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乃遣周瑜助備孫盛曰吳書及江表傳魯肅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畧劉表之死也又請使觀變無緣方復激說勸迎曹公也又是時勸迎者衆而云獨欲斬肅非其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論也

事以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畧曹公破走肅即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閣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

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

拒曹公

漢晉春秋曰呂範勸留備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

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計之上也權即從之

曹公聞權以土地業

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因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



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畧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踣

之日所懷盡矣

江表傳載初瑜疾困與權牋曰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

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死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尚未知終始此朝士所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採瑜死不朽矣案此牋與本傳所載意旨雖同其辭乖異矣 即拜肅奮武

校尉代瑜領兵瑜士衆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衆

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  
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網維頽弛周瑜甘寧並勸  
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偽報曰備與璋託為  
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  
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  
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鄰界  
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備既定益州權  
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衆進取備聞自還

公安遣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

吳書曰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

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趨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

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荊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為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為老將何獲濟羽無以答備遂割湘水為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

安二十二年卒權為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為發哀

吳書曰肅為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思度弘遠有過人之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明周瑜之後肅為之冠

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既壯  
濡須督張承謂終當到至永安中為昭武將軍都亭侯  
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鳳皇  
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馬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為  
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  
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  
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

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為  
此欲以肉餒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  
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間為  
言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  
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  
之蒙陰賒貫為兵作絳衣行滕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  
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陽所向有功拜平北  
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

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  
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以蒙為  
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是歲又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  
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  
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  
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  
分衆圍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  
瑜普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

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  
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  
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  
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  
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  
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  
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  
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畧



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為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畧所及

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江表傳曰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

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勗邪蒙始

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畧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一稱穰侯乎兄今代公瑾既難為繼且與關羽為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畧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為對當有單複以卿待之密為肅陳三策肅敬受之秘而不宣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也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學耽悅書傳輕財尚義所行可迹並作國士不亦休乎

時蒙與成當宋定

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固辭陳啟顧等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於是又為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魏

使廬江謝奇為蘄春典農屯皖田鄉數為邊寇蒙使人

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遂縮退其部伍孫子才宋豪

等皆攜負老弱詣蒙降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

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御甚精

吳錄曰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

岸擊賊洗足入船用塢為呂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

善遂曹公不能下而退曹公遣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

大開稻田又令閭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

田肥美若一收孰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

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  
吳書曰諸將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趨進曰治攻具及  
上山必歷月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  
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  
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  
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乃薦甘寧為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  
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  
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口聞城已拔乃退權嘉其功卽  
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屯田六百  
戶官屬三十人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

不能禽權曰鷺鳥累百不如一鴟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為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鄢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

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鄴途為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

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  
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  
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  
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  
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  
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  
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  
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

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為蒙奉邑師還遂征  
合肥既徹兵為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以死扞衛後曹  
公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為督據前所立塢置彊弩萬張  
於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  
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軍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  
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劉陽漢昌州  
陵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  
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為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



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又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

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  
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  
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  
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彊壯時圖  
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  
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  
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

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為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脩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

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艣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

吳書曰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

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為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為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縈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為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為

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  
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謫兵也當將仁  
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糜芳城守蒙以  
仁示之遂降吳錄曰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  
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蒙入據城盡得羽及  
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  
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  
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  
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  
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  
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

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  
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  
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

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  
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荊州遂定

以蒙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

江表傳曰權於公安大會  
呂蒙以疾辭權笑曰禽羽

之功子明謀也今大功已捷慶賞未行豈邑邑邪乃增  
給步騎鼓吹勅選虎威將軍官屬并南郡廬江二郡威  
儀拜畢還營兵馬導從  
前後鼓吹光耀于路

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蒙固辭

金錢權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  
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  
有鍼加權為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  
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喑夜不  
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  
命道士於星辰下為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時  
權哀痛甚為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  
藏勅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

感蒙少不脩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為牋疏常以部曲  
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  
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為祁奚  
耶於是用之甘寧麓暴好殺既嘗失蒙意又時違權令  
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鬪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  
權遂厚寧卒得其用蒙子霸襲爵與守冢三百家復田  
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睦嗣孫權與陸遜論周  
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畧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

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  
孤與宴語便及大畧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  
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  
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  
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  
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偕  
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  
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



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  
益籌畧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  
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  
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  
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  
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桀新盪荆城仗  
威東夏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

衆人之表實竒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己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錄焉

吳志卷九

吳志卷九考證

周瑜皆爲漢太尉注景父榮章和世爲尚書令。後漢書作景祖父榮

又注我舉若可矣不令恩偏稱一家也。偏稱後漢書作偏積

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元本作吾得卿事諧也

留鎮巴丘注與後所平巴丘處不同。

臣明楷

按本傳

後云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裴注云瑜所卒之處在今之巴陵與瑜所鎮之巴丘名同地異據此則平字當作卒

共掌衆事注土風勁勇所向無敵○土風毛本作士風將士聞之皆恐懼延見羣下問以計策○毛本恐懼下有權字宋本元本并無懼字

老賊欲廢漢自立矣○通鑑自立下有久字

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宋本無

方連二字

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漲天。太平御覽作燹炎  
張天燹謂飛火也

還保南郡注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艸爛  
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砦。發火毛本作舉火往船  
通鑑作船往艸爛毛本作絕爛營砦宋本作營柴

魯肅瑜之東渡因與同行注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  
之。臣清植按本傳後文肅以劉子揚言欲往依鄭

寶周瑜勸止乃薦之於權則不得有先自見策之事  
以策之收納英雋若早見肅必不令其栖遲吳書所  
云蓋傳訛也

所懷盡矣注意旨雖同其辭乖異矣○乖冊府作微矣  
毛本作耳

目使之去注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觀宋本作覲

又注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弱衆元本作强衆  
呂蒙以蒙為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元本作十萬

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襲肅元本作襲肅

蒙謂瑜普曰。毛本作蒙謂諸將曰

權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羽。監本訛作普

肅今改正

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

臣浩

按今子下疑

脫太字子太郝普之字也

仗威東夏。毛本作東下



吳志卷九考證